

叩响钢枪的心音

■焦凡洪

员！”

1973年夏天，邬大为到原总政文化部的出差。他刚到正在总政机关帮助工作的本团创作组组长魏宝贵那里办完公务，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电话就打来了：厂里要拍摄彩色故事影片《闪闪的红星》，主题歌词的创作任务请他与魏宝贵完成。很快，著名音乐家傅庚辰带着剧本找到他们，提出对歌词创作的3条标准和意见：“一是要高度概括和反映本片主人公潘冬子在党的关怀下的成长过程；二是要把它写成战斗性的少儿队列歌曲；三是歌词谱曲后，要达到不仅在影片中能唱、在生活中也能流传的效果。”傅庚辰的一番话，激发了邬大为和魏宝贵的创作热情。外面的天气热，他们的内心更热。他俩在卫生间放了一池子温水，一边交替洗澡，一边泡在剧本里。

水润肌肤，慰藉心灵。影片讲述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岁月里，红军后代——少年潘冬子在党的教育和引导下，历经艰难、坚忍不拔，成为优秀红军战士的故事。在反复解读剧本的过程中，一个形象——红星在他们心中明晰、放大、光耀起来……那红星是战士的红心，也是党的化身啊！红星闪烁，思维顿开，那句句伴着心血和汗水一起奔涌出来：“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照万代……”

一年之后，这部影片在全国上演并引起轰动，由邬大为、魏宝贵作词，傅庚辰作曲的主题歌《红星歌》也响彻大江南北。在歌声中，红军战士潘冬子头顶红星、身背钢枪、奋勇前进的形象，成了人们的永恒记忆。

三

红星闪，钢枪亮，人民军队战歌壮。邬大为在写了许多战斗歌曲、队列表曲之后，萌生了创作一首展现当代军人从戎报国高尚情操的抒情歌曲的想法。

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个春节前，邬大为来到祖国北部边境的一个侦察连深入生活。驻地天寒地冻，夜间气温大都在-40℃。他们住在棉帐篷里，铺两条棉褥，盖两床棉被、穿棉衣睡觉还感到冷。可就是在这样的严寒条件下，侦察连的干部战士还要在雪地里潜伏……邬大为睡不着觉，便钻到官兵的帐篷里去

唠嗑。这时正好有几个身裹冰雪“铠甲”的战士撤下阵地，一进帐篷，身上的冰碴儿就稀里哗啦地往下掉。待他们安顿下来，邬大为心疼地说：“战友们辛苦了！你们住的帐篷生了炉子还冷得受不了，你们在外面蹲雪窝子，那得冻成啥样！”“别提了，虽然我们是全副武装一身皮，但一钻进雪地里就感觉浑身像被剥了一层皮一样。”“每一根神经就像被猫咬似的。”战士们七嘴八舌地唠起来。邬大为又问：“你们一潜伏几个小时，都想些啥？”“敌情！”“任务！”战士们回答。一个操着南方口音的老兵一边擦枪上的冰霜一边说：“趴在月光下的雪地里，望着那白茫茫的雪花、冰凌花，我就想，这在我的家乡也是桃花就要盛开的季节，亲人们正在桃园的暖屋里安睡哩……想到这，什么冷呀苦呀，都觉得值啦！”

邬大为仿佛听到钢枪迸发出的心音，一幅壮美的画面也在眼前呈现：头上的红星映着钢枪的准星，边关的雪花连着家乡的桃花……这不正是自己想写的一首歌吗？但是在当时，“花花草草”是绝不能与官兵的形象沾边的，这样的创作想法也只能封在心底。

改革开放的春天来了。扎根在邬大为心中的这颗“桃花”的种子，经过10年孕育生长，终于含苞待放了。1980年，他与老搭档魏宝贵合作写出歌词《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一美丽的“桃林”，到了作曲家铁源的曲谱艺苑里，又被精心浇灌。铁源先是用通俗曲调写了一稿，虽然现代、时尚，但感到少了一种当代中国军人的独特情韵。于是铁源又下部队体验生活，到东北民间采风，终于以一曲富有民族特色的乐谱与歌词珠联璧合，在悠扬的音符和词韵里使满园桃花盛开：“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故乡……”

此曲经本团歌唱家董振厚首唱后，立刻受到广大指战员喜爱，在东北的座座军营里处处“桃花”摇曳；1984年春节，著名歌唱家蒋大为在央视“春晚”演唱了这首歌，从而使“桃花”开遍神州大地……

“红人桃花嫩，青柳柳叶新。”2000年，邬大为脱下了心爱的军装，但是他的那支笔依然本色不改，流淌着红色基因，放歌战斗的军旅。他又创作了《我们的军队》《风雪练兵场》《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等大量歌词，叩响的还是钢枪的心音！

国防纪事

提及军人、英雄，脑海中瞬间浮现并高大起来的，便是几位爷辈的老兵。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伟绩，没有至高无上的荣誉，但那属于他们自己的特别“军功章”，永远熠熠生辉。

英雄碑上留英名

大爷爷，父亲的大伯，一直是我家的骄傲。遗憾的是，60多年前，年仅32岁的他便牺牲在抗美援朝的异国战场，没留下任何以资怀念的物件。我未曾目睹大爷爷的光辉形象，但对他的崇拜与怀念，使我在心里默默为他画像：高大、英气，眉宇间透着军人的坚毅和爷爷的慈祥。

志愿军开赴朝鲜前，大爷爷并未在应征之列。因他已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部队首长及家里都希望他能留下来，参与祖国建设、娶妻生子。但军人的强烈责任感，让大爷爷义不容辞地挥别战友、爹娘，踏上远去朝鲜的征程，且一去不返。

不知名的战役、不知名的山头，甚至连具体时间都不知道，大爷爷就这样将忠骨英雄魂埋在朝鲜。军功章没有，后代没有，只留下烈士陵园英雄碑上的一世英名：张宗恒。

3个深刻的小字，混在长长的名单里并不被人所识，只与他的战友一起作为先烈群体接受瞻仰。但我每次到陵园祭奠大爷爷，都会一眼寻得他的名字，并郑重地抚摸、擦拭一番。只因那是在这世上唯一能代表大爷爷的标志，也是历史颁给他最特别的“军功章”：镌刻着他不为人知的英名，铭记着他舍身卫国的功勋。

背着罗锅下战场

老罗爷，并不姓罗，只因背上那个大罗锅。每当他弯腰埋首从村里走过，总会有不懂事的孩子追着喊“老罗”。我小时候，现在的孩子也是。但老罗爷并不生气，笑嘻嘻地拉着孩子，坐在树荫下，似讲传奇故事一般颇为自豪地大讲这罗锅的来历。这听众延续了几代人。

当年，年富力强的老罗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英勇顽强，屡立战功。压箱底的那些军功章，虽光泽已逝，老罗却奉为至宝。用他的话说，由于常年在战场上荷枪实弹拼杀冲击，背负重重的枪支弹药行军远涉，天长日久，便把自己高大的脊背压成了罗锅。事实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但我宁愿相信这是真的。

复员后的老罗爷，由于年龄偏大又背着罗锅，不好娶亲，打了大半辈子光棍儿，直至娶到带仔子改嫁的老罗奶奶，才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他喜欢小酒儿一端，不厌其烦地对老罗奶奶讲他的英雄往事。最让老罗爷自豪的是，挽着老罗奶奶去领老军人补助，逢人便讲“去找俺的孩子领钱去”。老罗爷无后，便将民政局的认人为孩子。

老罗爷去世入棺时，胸前缀满军功章。因有罗锅，不便平躺，只好侧卧。老罗爷将青春奉献给革命、战场，背上的罗锅似一枚特别的“军功章”：虽弯却挺，弯下的是累累功绩，挺起的是革命精神！

肩上弹坑一生傲

六爷，村里辈分最大、年纪最长、依然健朗的老战士、老辈子。血气方刚的青春时光，全部奉献给血火峥嵘的革命战场。18岁走出家乡，他便跟随部队辗转大江南北。直到新中国成立他才回到家乡，娶妻生子，享受和平。

20余年漫漫从军路，闯过无数血雨腥风，用他的话说“提着脑袋干革命”，随时可能马革裹尸、命丧沙场。那是一次与日本鬼子的较量，冲锋号嘹亮吹响，战士们喊声震天，勇猛向前。眼见得有战友前赴后继，六爷拼杀在前，一切置之脑后。战争结束，部队凯旋，六爷却光荣负伤。

六爷讲述往事，目光坚定，透露自豪，没有丝毫畏惧，相反觉得自己仅中

老兵爷爷们的『军功章』

■张金刚

弹负伤，有愧于牺牲的弟兄。听人说，取得弹壳的瞬间，六爷泪流满面，不是因为身痛，而是心痛。如今，六爷家族兴旺，四世同堂，被全村人奉为尊长、骄傲。当然，全村人也都熟悉他肩上那个弹坑，嘴里不说，却尊敬万分。

夏日，六爷喜欢赤膊纳凉，也总会露出右肩上那眼因取子弹而留下的深坑。许多小孩看了会有些害怕。此时，大人们就会深情地一遍遍重复六爷的故事。六爷在一旁默默无语，若有所思。我知道，众人已将这弹坑视若一枚特别的“军功章”：铭记了六爷的一枚青春，积淀着血雨腥风中转战四方的英雄故事和不朽精神。

一枚弹壳一世情

三爷，儿女都在城里，自己独守老家院，离不开这片故土，离不开他的兄弟。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三爷和从小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兄弟老张响应号召参军赴朝。漫漫征程，有了兄弟的陪伴，不再孤寂；战争长长，有了兄弟的照顾，不再有泪。两兄弟相依为命，相互慰藉，为了心中的信念永不退缩。

无名的战斗总是随时打响，无情的战火总会夺走生命。黎明，战斗依然激烈，趴在战壕里奋勇射击的战士们疲惫异常。三爷体力不支，斜倚着战壕稍事休息。正在一旁战斗的老张瞥见，一手射击一手艰难地摸出仅剩的一块压缩饼干，扔给三爷。但就在老张扭头的那一瞬，颈部中弹，带枪倒地。

三爷一惊，蜗行到老张跟前，大声呼喊。可老张微动嘴唇，眼瞅机枪，说了一个“打”字便晕过去。担架抬出老张，三爷怒火中烧。激烈的战斗结束，老张也长眠在病床。那枚弹壳躺在床边，三爷一时泪如泉涌，痛哭哀号。

不远方，三爷抱着老张的遗物回到家乡，埋在他们儿时一起玩耍的山岗。每逢清明，“八一”，或者每个想念兄弟的时刻，三爷都会举起酒杯，与心中的兄弟同饮。那枚用红线系着的弹壳，在三爷颈项上静静晃动，如在哭泣。这枚饱含故事与情谊的弹壳光滑、闪亮，如一枚特别的“军功章”，闪耀着战友为他牺牲的血色浓情……

昔日的血火战场已沉寂于岁月长河，但老兵爷爷们那一枚枚锈满故事与荣耀的特别“军功章”，异常光亮地闪耀在我的心间，成为生命中的红色印记、指路明灯。

军歌飘过70年

今年86岁的老兵邬大为从参军时就渴望肩扛一杆钢枪，但在70年的工作岗位和离休生活中手握的却是一支纤笔。他以笔作枪，将使命系于军事文艺阵地的坚守，把责任化作嘹亮军歌的吟唱；到目前为止，创作歌词2000多首，代表作有《红星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均与魏宝贵合作）等；参与创作舞剧《蝶恋花》等大型舞台艺术作品5部；出版《歌诗韵谱》等著作6部。

在这些作品的高亢旋律里，我们听到了广大官兵对党和祖国的赤胆忠诚、对人民和军队的满腔爱恋、对宗旨和使命的铁血担当，它和鸣着一支光荣队伍的前进步履，激荡着一声威武钢枪的澎湃心声！

一

邬大为的父亲是燕京大学毕业的高才生，虽满腹经纶，但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一家人依然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邬大为从小就懂得用枪杆子保家卫国的道理。1949年9月，迎着新中国即将诞生的礼炮，初中毕业的邬大为应征入伍。他本想到连队当一个持枪操炮的战斗员，却成了25军一名文艺团员。一见面，团长就对他讲：“我们既是宣传队，又是战斗队。要让军歌化作部队枪炮的怒吼，把舞姿变为官兵英勇杀敌的英姿！”正是胸怀这样的目标，邬大为踏着硝烟为部队演出，独唱、扭秧歌、打快板、说相声，从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前线，走到抗美援朝的战场。

他终生都不会忘记1952年冬那个冷得鬼脸的夜晚。十多人的文艺小分队为一个阵地的官兵演出后，收拾道具转移，准备为下一支部队演出。当他们路过一处山坡时，突然一群敌机呼啸着飞来，领队命令：“卧倒！”邬大为刚趴下，就觉得大地“砰砰砰”地直撞胸口……等敌机飞走，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一迈步，踩到了前面的舞蹈演员小刘。他赶紧跪下去摸，小刘浑身是血，已没了气息。他又想起在他身后卧倒的乐手小王，急忙

二

1958年，邬大为拂去战尘，跟随最后一批志愿军官兵回国。1959年，他被调到原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任创作员。这时，虽然生活的天空飘满祥云，但在他的心中，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仍然睁着不屈的眼睛，他的笔依旧保持着战斗的姿态：与本团词曲作家合作，先后创作《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古田会议决议指引着方向》《五好战士歌》《保卫祖国紧握枪》等歌曲，在军内外广泛传唱。邬大为为连队，一些干部战士围着他说：“我们基层有‘八大员’，你是第九大员——为钢枪发声的创作

员”

西柏坡听雷

■吴俊义

西柏坡名入史藏，峥嵘岁月永难忘。三场战役辉煌铸，两道考题声誉扬。土改风潮掀巨浪，人民解放见曙光。小村谁说无奇绩，由此开篇启大章。

注：西柏坡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所在地。这个小小的村庄，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辉煌岁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全国土地会议在这里召开，辽沈、淮海、平津战役在这里指挥打响。

新兵岁月

■梁德荣

齐步、跑步、正步
规范着青春的步履
直线加方块的旋律
校正着人生的向往
把思想、意志以至一切
都交给钢铁般的纪律
棱角分明的青春
在口令声中渐渐有了光芒

不是所有躯体
都穿得起这身军装
不是所有人
都能走进血火岁月
明白这个道理，于是
我付出艰辛和智慧
收获果敢和刚强

祖国会检验我——
鸽子的忠诚，大鹏的信念
在钢铁长城的大合唱里
将嵌入一道
热血滚烫的音符

短笛新韵

今天是战士的生日

■刘忠全

今夜的帐篷相邻银河，
帐篷里又是笑声又是歌；
知道吗，今天是战士的生日，
我们在晚会上相互庆贺。

没有五彩的礼花，
就借这漫天大雪；
听呵，那呼啸的山风，
已奏起动人的军乐。

小李先来一段四川清音，
冰凌作鼓槌，敲响罐头盆；
分明是，观众笑得喘不过气，
嘴里却嚷，山高氧气不够喝。

节目一个接一个，
渴了，抓把铺上的积雪解解渴，
今晚为什么这么热？
政委的故事在心中燃着火。

他讲的是抗日在大行山，
把我们带进艰苦的岁月；
他又拿出一条红军的米袋，
像火把闪耀在山顶之夜。

这条米袋的主人，
早已倒在连天的炮火；
米袋上绿痕斑斑——
它曾装过山野菜果。

正说着，突然蜡烛熄灭，
噢，是暴风掀起帐篷一角，
是呵，它老在山谷毕竟太寂寞，
走！去迎接这不速之客。

笑声搬进了风雪夜，
是谁边扯篷绳边吆喝：
政委，您的故事，
下边还没说……

《初心》浸润心田

■杨治钧

文化视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初心》一书，是政论散文集，也是哲思随笔集。全书分为6篇，得、问、思、悟、学、践，共14万余字。读之，发人深思，回味无穷，如春风细雨，浸润心田。

初心，是我们党的大主题，也是每个人一生的大文章。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国家都有初心，践行初心便能高歌行进，偏离初心难免误入歧途。作者丁捷紧密结合工作经历，感悟历史，分析社会现象，以生动细腻的文学笔触，写人心、人情、人性，看当下一些人对初心的偏离与坚守。通过讲述初心的建立、践行、摇摆、丧失和回归，建言怎样才能不忘初心。

“你最珍惜的财产是什么？如果可以，你希望让什么在生命中重现？这两个问题，也许让我们不假思索，也许让我们困惑一生。”这是作者写《初心》的主要

原因。

文可化心，文以载道。该书是对时代与人心的挖掘，是对部分落马贪官内心世界的拷问。深挖他们灵魂堕落的终极原因，便是忘记初心。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江苏省委原副书记任彦申说，该书的初衷，是感召更多的人走向人心的光明正道。

每个人的初心，就在其出发的地方，就在那些没有成本、无须投资的精神世界里，就在善良美好的本愿里。可是人，就是这么捉摸不定，后来走着走着，就把初心给忘记了，干一些糊里糊涂的傻事。就像一座花园，开始长着缤纷的花儿，但后来长着长着就生些杂草，把花儿遮住了，花园开始荒芜废弃。

这时怎么办？我们不妨试一试给心灵除杂草，让花儿重新开放。手贴左胸前，问一问自己：还记得那一份真诚的初心吗？这样做对吗？读一读《初心》，唤起对初心的记忆，让初心的力量驱散生活中的阴云，让初心的声音召唤自己无畏地向前。

高原红（中国画）

苗再新作

